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斌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三

宋程公說撰

宋世本第二

平公

元公

景公

平公

諡法治而無青白平

名成共公少子共公卒蕩澤弱公室華元使喜攻蕩氏立之成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十年卒在位四十四年

成公經十有六年夏四月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

滕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

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經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邾人伐鄭

經十有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

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傳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
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謂身為戎首稱兵
入伐害國殄民

宋人患之

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
不敢貳矣

惡謂
魚石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

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

地以塞夷庚

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彭城欲絕吳晉之道

逞姦而攜服

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

必恤之 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

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

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

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經元年春王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
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秋楚公子壬

夫帥師侵宋

傳元年春己亥

傳不書月正月無己亥

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
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

胡安國曰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
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

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
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
謹王度也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經二年春王正月鄭師伐宋

楚命

經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傳六年宋華弱與樂轡

子蕩

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楛

古毒切

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 夏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

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食

亦

切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言我射女門亦當以不勝任見逐 子罕

善之如初

經九年春宋災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罕為司城以為政 素戒為備 使伯

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 音本 梲 音局 具

蕘籠 土輿

緘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表

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闕討

右官官庀其司

庀具也
芳婢切

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

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

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

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

宋遠祖

于西門之外 晉

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宋問

何故自知
天道將災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

音晝以出

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

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
契孫

商祖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傳十年夏四月會于祖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五月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

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

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瑩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

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詳見
僖陽

六月楚子囊

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

師于襄牛 秋七月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九月子耳

侵宋北鄙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秋七月

楚子鄭伯伐宋

詳見
鄭

經十有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十五年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寘諸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經十有七年秋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從告

傳十七年冬宋華閱卒華臣

閱弟

弱臯比

閱子

之室使賊殺

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合向戌邑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

吳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

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

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

之門必騁惡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狗入於華臣氏國

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晁補之曰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蓋國弱

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為賢乎則欲靖國而縱

有罪何哉既謂之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示惡之

奚補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周十一月
今九月

子

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

役

國父白皙而
居近澤門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子罕黑色
而居邑中

子罕聞

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

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禍

之本也

經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

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子入夕共

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

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

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

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謂大子不惡

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

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

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
天子反徵而騁告公

曰天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

曰欲速欲速
得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佐母
棄與左

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天子天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
其

婉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

之語欲使佐
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天子公徐闢其無

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傳言平公閻左師諛大子

無罪而死

經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
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蠶音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
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
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
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
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
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丙午鄭良霄至 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

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

仲尼使舉是

禮也以為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子文衛

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

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

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

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

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楚君而使之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壬

朝楚

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馮謁諸王馮傳王曰釋齊

音日

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

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素要齊其辭盟時不復訟爭庚辰

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

以藩為軍

示不相忌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曰

楚氛甚惡懼難

言楚有襲晉之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

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

在東有急可左回入宋東門

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

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

視邾滕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季孫恐叔孫不從故假公命

既而齊人請邾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私屬二國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

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劉敞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貢賦雖重所

不得已也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猶曰專之今
命出季氏而以謂不可違何哉誠使豹徇季氏之
命輕貢賦之數雖偷得一時之益而其貶魯國之
秩已多矣反不當疾之耶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
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
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
之德只辭也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欲推使楚主盟

乃先楚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

孟為客

一坐所尊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謙言免死之邑

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

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

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

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

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

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子罕

左師曰我

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

鄭風

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

向戍

之謂乎

呂祖謙曰宋向戍欲合晉楚之成左氏於前書曰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又書
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有以指其實上而為
名下而為利左氏真有書法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
紀而淫於玄枵星紀在丑
玄枵在子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
星龍歲星歲星木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
房心為宋角亢為

鄭故以龍為
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
星在其中枵耗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入於虛耗之次時復無水地

氣發洩故曰
上虛民耗

冬十二月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

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
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
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
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傳二十九年夏鄭饑子皮餽國人粟宋司城子罕聞之
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

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
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
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晁補之曰展皮私施以收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
慕而效之皆權臣自培祿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
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
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為大夫之無者貸以家
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

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仲尼曰孰謂微生高直則為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恒驟施以有齊國古之姦臣多託此以收衆幸而不亡而叔向以謂其後亡者何哉施而不直其干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氏如焉何哉

經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

宋葬共姬 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三十年夏五月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

譖熱出戒伯姬

鳥鳴于亳社商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

姆也女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伯姬

時年六十左右

劉敞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生亦可

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其姬當之矣所謂婦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
會以謀歸宋財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
宋向戍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
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
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
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
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
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昭公經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六年夏宋寺人柳有寵

有寵於平公

太子佐惡之華合比

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

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襄十七年奔衛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

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亥合比弟欲得合比

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代合

比為右師見於左師

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

謂亥

女喪而宗室

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

獨斯畏女其畏哉

為二十年華亥出奔衛

晁補之曰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兄而戌身為左師不能為國討罪既許亥代之矣尚面諛責陳詩揚義亦何為哉前此宋華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賢也

經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無冬闕文

傳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初元公

太子佐

惡寺人柳

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

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

有寵

好惡無常

元公

謚法始建國都曰元

名佐平公子昭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五年如晉求納昭公卒于曲棘在位十

年五

昭公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經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

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

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十九年春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

俘

前年邾人

夏五月邾人郟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

蟲

經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

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

華氏桓族向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

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

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

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

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劫公

癸卯取

大子欒

景公

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

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宋華

向之亂公子城

平公

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皆向

戊子

楚建

楚亡

郟甲

小邾穆公之子

出奔鄭

八子宋大夫

其徒與華氏

戰于鬼閭敗子城子城適晉

為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

華亥與其

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

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

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

大司馬

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

恐殺

大子憂
益長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

其詢

恥也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

陳華登奔吳

費遂之子

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

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為功善

使少司寇掎以

歸

以三公子歸公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二公子為質必

免

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

公子既入華掎將自門行

從公門去公遽

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經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叛

傳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軀

物俱切

華多僚華登軀為

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軀相惡乃譖諸公曰軀將納亡

人

亥

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

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

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

亡

言當亡走失國

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

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告司馬使逐軀

司馬歎曰必多

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軀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

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

亦如公賜

張句尤之

句華軀臣怪賜之厚

曰

必有故使子皮

軀

承宜僚以劍而訊之

問也

宜僚盡以告

告欲因田以遣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言登

亡傷司馬心已甚

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夏五月丙申子皮將見

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

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

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掎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

六月庚午宋城舊廩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

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

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

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

負

吳大夫

華登帥其餘

吳餘師

以敗宋師公欲出

出奔

厨人濮

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請君待復戰決勝負

乃

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徽識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見國人皆揚徽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

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走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

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儂新居

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娃居于公里

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

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奔晉今還衛救

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鶩翩

華

氏黨鶴
鷺陳名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

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

怒其呼已反戰

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

子出

城子祿之問

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

豹死張

匄抽矢

音殊

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

匄干犢請一矢

求死也

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

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

犢

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軀曰吾為

樂氏矣

襄二十三年晉樂盈還入作亂而死

軀曰子無我廷

恐也求枉反

不幸

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犯公師出送華登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

入南里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經二十有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

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

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華向公族故稱父兄

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

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

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

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

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

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

代費遂

邊卬為大司徒

代華定

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

代向寧

樂

大心為右師

代華亥

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終梓慎之言三年而

後弭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冬十有一月己亥宋

公佐卒于曲棘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樂大心居桐門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樂氏大宗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

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

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為定十年

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逸詩新注人多以為斯干之詩

昭子賦車

轄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為李孫迎宋公女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

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初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

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冬十一月宋元公將

為公故如晉

請納昭公

夢太子癸即位於廟已與平公

元公父

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華向以

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

歿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楸柎棺中琴請無及先君仲

楸柎散骨也

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

宋國之灋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

失隊音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

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景公

謚法布義
行剛曰景

名樂若頭曼元公子昭二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十六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

至三十六年卒

在位四十八年

昭公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而葬速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定公經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傳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

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

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

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

唯君亦以我為知

難而行也見溷而行

溷和子見於君立以為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

於繇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

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

知范氏必怨

然

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

乃執樂和

傳八年春二月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

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

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

范鞅

私謂子梁

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

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

留待

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

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

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

樂溷

謂桐門

右師出

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

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

愈其不逆父喪

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

生子余何故舍鐘

已子明也

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

不利戴氏

樂氏戴公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

桐門右師

經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在前年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傳十年宋公子地

景公弟辰之兄

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

其五與之

與富獵

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魑

司馬桓魑

魑欲

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魑而奪之

魑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

與獵也而獨卑魑亦有頗焉

音坡偏也

子為君禮不過出竟

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

是我廷

欺也

吾兄也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冬母弟辰暨

仲佗石彊出奔陳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

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魘故也

惡宋公寵不義

以致國患

經十有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經十有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傳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

地以處之事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

見哀十二年

哀公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為鄭叛晉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

景公母

驟請享

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

鞶向魋公邑欲因易

邑而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

偽喜

於受賜

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

甲兵之備

公知之告皇野

司馬子仲

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

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

魋兄向巢

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

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

迹禽獸者

曰

逢澤有介麋焉

介大也

公曰雖雉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

若何

皇野稱公命

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

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

使公與要誓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

言雖誅雉要

及子對曰雉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

焉

瑞符節以發兵

以命其徒攻桓氏

向

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

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頑魁弟騁而告桓司馬司

馬欲入

入攻君

子車止之

魁弟

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

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于曹以叛

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

六月

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

巢不能克魍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

不能亦入于曹取質

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魍曰不

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舍曹子弟

民

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

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

民可也若以先君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魍出於衛
地公文氏攻之

衛大夫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

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
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
外阬

苦庚切

氏葬諸丘輿

傳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
邑以與之鄆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

十四年
魍作亂

克在下邑
未與其亂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

子仲

野皇

初子仲將以杞妣之子非我為子

為適麋曰

必立伯也

非我兄

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

矣不識麋也

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

公執之

執麋皇瑗奔晉召

之

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

為右師

緩瑗從子言景公無常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

元公夫人小邾女

傳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

元公孫

之子得昭與

啓

得弟

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

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蒧為司城樂朱

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

和同

因大尹以達

六卿因之自通

於君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

不告君

國人惡之

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

敝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

館名

大尹興

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奉公尸

使召六子

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畫計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

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

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蒞

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盪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

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

於盧門之外

北首死象門外夫國

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味

音畫鳥口加

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

盟

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

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

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

子潞

樂

門尹得

樂

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

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

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

戴即樂氏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

惡其號令與君無別

戴氏皇氏欲伐

公

啓也

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

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

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右宋始終春秋凡十三公書卒者九有故者
三景公後春秋經終景公子昭公得元年左
氏之傳終矣後五世一百七十年而齊魏楚
共滅之

論曰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齊晉之伯可稱者三
君未嘗不加意於宋桓公之興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
郵以求其服急於得宋如此暨其既得則為之伐附庸
之郟伐隣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既歸而始霸之

烈以定大國言齊宋凡齊之盟會征伐無不與焉荆始
伐鄭而救之之師出於魯齊宋則齊之所仰亦以天下
之望也桓公既沒襄公於是乎欲繼齊之伯一盟曹南
諸侯寢寢從之乃不能內自省德急於合諸侯執滕子
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而復圍之非同志不足
以示信甚則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春秋
人宋公於鹿上之盟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于泓之
敗詞繁不殺所以深貶之也然襄公圖霸則失之矣而

宋為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公之興急於恤宋悼公之興急於救宋出穀戍釋宋圍執曹伯畀宋人於是乎成一戰之霸師台谷退楚兵討魚石從宋志於是乎成三駕之功若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又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此足以驗當時之大勢矣故余序宋於晉齊之後而備論其故云

春秋分記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四

宋 程公說 撰

衛世本第一

姬姓侯爵其先出自周文王少子武王母弟封為
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
三監分其地以立康叔封為衛侯分以大路緡茂
旃旌大呂之樂自康叔至桓公十三世國在今衛
州衛縣熙寧六年省為鎮入黎陽縣其後文公居楚

丘在今開德府衛南縣成公復居帝丘在今濮陽縣

桓公

宣公

惠公

黔牟

惠公後

懿公

戴公

文公

成公

穆公

桓公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完莊公太子即位十三年魯隱元年後四年遇弒在位十六年

隱公傳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莊姜美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

又娶于陳

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

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

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

重也者

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劉敞曰石碣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碣之意則是碣之言則非使君聽碣而立州吁又當大亂碣何義以免此責乎則不若謂君曰先王有禮長幼有序君必黜州吁以杜亂君之愛州吁乃可謂愛矣君聽州吁好兵以凌太子百

歲之後州吁必為亂國人必討之君雖欲全之不可得矣君之愛州吁乃害之也如此則可然左氏亦不須此四句自足為義無用連之以誤後也

經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二年鄭人伐衛

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宋伐鄭於是陳蔡方睦於

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詳見宋鄭

公問於衆仲

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公說曰北風擊鼓詩序云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用師不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秋諸侯復伐鄭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碏

也以州吁不安諂其父

石子曰王覲為可

新注謂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為可也

曰

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

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福

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

請衛自臨討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

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

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

乎 衛人逆公子晉

宣公

于邢

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

曰衛人立晉衆也

宣公

謚法善問
周達曰宣

名晉桓公弟隱四年衛人立之明年改元桓十二年卒在位十九年

隱公經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邲

傳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十四月乃葬

四月鄭人侵

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

衛之亂也邲

人侵衛故衛師入邲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

衛侯盟于瓦屋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故遇于犬丘

垂即

齊人卒平宋

衛于鄭 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桓公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無傳

惠公

謚法柔質
慈民曰惠

名朔宣公庶少子桓十二年嗣立明年改
元四年桓之十六年左公子立黔牟惠

公奔齊

桓公經十有三年春三月葬衛宣公

無傳

經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

宣公庶母

生急子屬諸右

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

子夷姜縊

失寵自經

宣姜

宣公所取急子之妻

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

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

之命惡

音烏

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

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
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十一月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黔牟

宣公子急之弟桓十六年立明年改元至
莊六年惠公入衛黔牟奔周在位八年

桓公經十有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傳十七年盟于黃謀衛故也

衛逐其君

莊公經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

于衛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穀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

也 因

公說曰書有俘厥寶玉之文諸儒遂以俘寶同義

按釋詁俘取也取而寶之此二義非一也古文寶字作獯與俘相似因而致誤當以衛寶為正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

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冬齊人來歸衛寶

劉敞曰君子以二公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王人子突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顧先蒙惡豈春秋意哉又朔比衍黔牟比剽兩兩相似而左氏

君剽而退黔牟存朔而絕行賞罰無章莫此甚焉

惠公後

前在位四年出奔齊在外八年復入十九年莊之二十五年卒前後共在位二十三年

莊公經二十有五年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無傳

懿公

謚法溫善柔克曰懿

名赤惠公子莊二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閏二年狄伐衛殺之在位九年

莊公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閔公經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軒大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

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

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
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
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
也夷狄畏鬼故以畏之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

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懿公

父蓋年十五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

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

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夜渡

畏
狀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

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

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許穆夫人

賦載馳

載馳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

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

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僖之

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

忘其滅亡之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

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

衛文公以此年冬立季年在僖十五年

戴公

謚法典禮無愆曰戴

名申宣公子昭伯公子頑之子閔二年宋桓公立之廬于曹是年卒

文公

謚法忠信接禮曰文

名燬戴公之弟閔二年齊桓公伐狄而立之明年改元至僖二十五年卒在位二十

年五

僖公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傳曰封衛

揚時曰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

而專封之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曰木瓜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經十有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經十有九年秋衛人伐邢

傳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傳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
邢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

傳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

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公

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平莒魯怨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

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冬衛人

平莒于我 十一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

也 莒以元年薊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

成公

謚法立政安民曰成

名鄭文公子僖二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年奔楚元咺立叔武既復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元咺立公子瑕二年衛人殺之成公復位至宣九年卒前後在位及子瑕共

三十
五年

僖公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
刺之楚人救衛 夏四月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叔武莒子盟於踐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冬晉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侯齊侯

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成公子買戍衛

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公子買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

劉敞曰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然則魯公妄以

罪惡誣殺買耳非買之實不戍也則春秋曷為遂

從其誣辭直以不戍罪買哉疑買見機設權不卒

戍事而公貪與楚歡遂以不卒戍罪買不復計其

有權也按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云
楚人救衛不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詎可盡信

哉

五月衛侯聞楚師敗

敗於城濮

懼出奔楚遂適陳

自襄牛出使元

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攝君事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

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黃成孫曰四月衛侯出奔楚衛侯鄭也其五月盟

于踐土稱衛子蓋叔武也攝衛侯之位治而復之

云爾謂之叔武則列於諸侯矣謂之衛侯則非叔武之志也凡諸侯立而未成君稱子曰衛子云者未成君也明叔武之立乎此攝而已矣

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
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
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
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
之元咺出奔晉

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冬會于溫討不

服也

討衛侯

衛侯與元咺訟

爭殺叔武事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

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

三子辭屈

殺士榮則鍼莊子謂

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

納索饋焉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子瑕適

經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

衛

傳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

雙玉曰穀

王許之

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廛曰苟能納我吾使

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

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廛辭卿

見周欵死而懼

經三十有一年冬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傳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相夏啓之
孫居帝丘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

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

祀鄩
夏後

相之不

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請改祀命

經三十有二年夏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傳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文公經元年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
晉侯于戚

傳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
南陽先且居胥臣伐衛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
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
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
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傳二年夏六月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傳三年春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經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秋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

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肆

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

朝而受政教

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

其功

敵猶當也
愾恨怒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

千以覺

明也

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

禮以自取戾

傳八年春晉歸匡戚之田于衛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經十有三年冬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宣公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經九年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無傳

穆公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名速成公子宣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二年卒在位十一年

宣公傳十二年冬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

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

陳貳於楚故

衛人救之孔

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陳共公有舊好故

孔達欲背晉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傳十三年夏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欲自殺

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

以說晉

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以殺告故免伐

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

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

以有平國之功故以

之女妻

使復其位

襲父祿位

成公經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

新築衛師敗績

秋八月庚寅衛侯速卒

傳書九月歷九月五日經

脫冬楚師鄭師侵衛

傳二年春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

師遇

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

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

如戰也夏有

闕文失戰于新築事

石成子

石稷

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

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

新築人救孫桓子故

並告令軍中

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

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奚

辭請曲縣繁

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

詳見禮樂書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

乞師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將以救衛六月癸酉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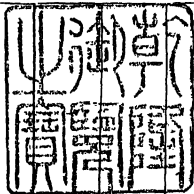
陳于鞫齊師敗績 秋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

焉

鞫之戰

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

如之遂常以葬
至葬行此禮



春秋分記卷六十四